



（未包含在书中的文本）

—打印页并非书的尺寸。

—页号只在PDF文件上标明。

—这本书的文本和图片只供阅读，不做其他使用。

触碰我……



致最小的  
那本书……



他们只是两个恋人……

是谁在路边缓缓地散步。是谁在轻柔地握着彼此。  
是谁在温柔地交谈……

他们只是两个正在散步的恋人，当云在变厚，当风在变大，当干树叶聚集到他们旁边。当雨落下的时候，两个恋人正在散步。

但是雨从不能触碰他们……雨从不曾触碰两个恋人……

他们缓慢地走向路的尽头，在那儿，看上去树联合在了一起，路仿佛消失了。他们周围的干树枝展现出秋天的来临。

我记得，他们继续前行，到路和海相遇的地方。走在那儿，在湿沙上，朝着冒着泡沫的海浪缓慢走着。

那时波浪立了起来，对他们说：

“触碰我……”

两只手同时移动。

……他们现在在平静的海面上行走着。海是蓝色

又是无色的，流动着，但同时又是凝固的。天空看到他们，爱上了他们。太阳看见了他们，羡慕他们。

于是，它对他们说……

“触碰我”

两片嘴唇同时移动……

太阳落下了，停留在他们的旁边……那时候天空变成玫瑰花瓣一样的红色。然后海洋变成像火焰一样的红色，像血液一样的红色。

地球开始滴血，从充满了血的大海中，这些血液曾经孕育了宇宙。它，落在沉睡的月亮上，将它唤醒。

仍然是红色，都是红色，月亮接近了他们……接近在像血一样的大海上跳舞的两个恋人。

两个恋人轻轻地抱着，彼此温柔地交谈。

太阳看见了月亮，害怕了……看见了它并且尊重它。它平静地滚动到水面的边缘，掉入了虚空，消失至无穷……

他们还是独自两个人。两个恋人走在世界的那个边缘，在黑暗的海面上，在夜晚的阴影妆点的海上。

两个恋人走着，当星星落在他们的身边，当风越来越强，当月亮把它的光轻柔地滴入大海无尽的色彩中……

他们走着，当黑暗降临，当风越来越强，星星聚集到宇宙的边缘。

……但是黑暗永远无法触碰他们。但是什么样的黑暗能触碰两个恋人？

并且她对他说：

“触碰我……”

12月15日



它们只是两朵花。  
两朵花在树林边羞怯地绽放。被隆冬季节所包围。  
它们只是扎根在树林边缘的两朵花。

我记得，每个早晨的同一束阳光，洒满了它们的全  
身。它们被同一阵风唤醒。如此的近。  
因此，一朵能闻到另一朵的香味。  
如此的遥远。两朵花从来不曾这样。  
然而如果你问森林中的动物们，它们会告诉你它们  
肩并着肩。

然后她跟它说：  
“触碰我”

它开始伸展它的叶子。风的每一次吹拂，伸展开它  
的身体，朝向她。它开始伸展它的花瓣，伸展它的脉络  
和它的花心处一小把的黑色。

她弯下了她的身体。她张开了她的叶子——当风吹

拂，叶子在颤抖……

\* \*

……然后它们着手伸展自己的根，在分隔开它们的  
土壤中缓慢延展开来。每个举动都让它们都感到痛苦。  
但是他们不在乎。它们只是两朵花，伸展叶子到风中，  
扎根到土壤中……

两朵花展开它们的心——两捧如此小的炭火——在  
即将来临的冬天中，一切都环绕着它们……

……

“我不能”它对她说，它的眼角出现了一滴露珠。  
“我不能”它对她说，它的花瓣紧闭，它的叶子把  
自己缠绕在茎上，它的根部怯生生地把自己拉回到包紧  
它们的土壤里。

……它们只是两朵很小的花，旁边是巨大的树木，  
灰色的巨大岩石和在深冬里奔腾的河流……

然后她对它说：“触碰我……”

……一片蓝色的花瓣飘入风中。它落在关闭的花瓣  
上——打开的花瓣上。它在包裹着柔弱茎干的叶子上滚  
动。在意外张开的叶子上。落在土壤中，落在将要升起

并接住它的疲惫的根上。

……但是风已经把它吹走了。

但是它已经把它扔进了一条河流，而这条河流，无忧无虑地，在森林的边缘流淌着。

……而且每当风改变方向时，你都可以看到花瓣随风而行。被两根脆弱的茎支撑的叶子阻拦了一会儿，也被愚蠢地从土壤中探露出来进入严酷冬天的根阻拦了，对两朵孤独的花朵是如此严酷。

你可以看到花瓣从心的一端离开，去触碰另一颗站得更远的心一会儿。距离叶子伸展能到达的地方，距离根在地上伸展能到达的地方，再稍远一些。如此的遥远……

然而如果你问森林中的动物们，它们会告诉你它们肩并着肩。

\* \*

季节过去了，其他的来了。它们不过只是季节而已。

而且它们，它们不过只是花朵。在森林的边缘，绽放和凋谢的两朵花。两朵总是在世界边缘绽放和凋谢的花。

我记得，它们一直是两朵没有花瓣的花。因为它们的花瓣，一旦充满了色彩，就会移向面对它们的花。我记得，它们一直只是两朵裸露的花，在森林的边缘。

它们只是两朵花的花心——两捧如此小的炭火。

……而且直到今天，如果您在严冬中从那里经过，您可能会听到它们互相窃窃私语：

“触碰我”

12月15日



太阳升起时照耀在银光闪闪的硬币上。

那个时刻，经过了这么多小时的熟睡，它突然张开了它的眼睛，麻木地伸展着。上面是如此的潮湿！在上面，在村子边上那栋两层小楼的瓦片屋顶上。

“早上好”，它温柔地跟它的另一面说。

没有回答。

“早上好！”

醒一醒，黎明了……”它又说了一次，甚至更温柔。

然而，它的另一面没有回答。今天依旧没有回答。

它记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答。不管它对她说得多么温柔，不管它为得到一个答案问了多少次。

它往上望着天空中正在升起的太阳，笑了。

“为什么你不跟我说话？”它又对另一面讲。

“跟我说话，我跟你一样孤独。”

“跟我说话。”

“我知道，你也许不喜欢我的陪伴，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时常聊聊天该有多好。

互相拥有对方不好吗？”

但是它的另一面不会回答。它已经问过她那么多次了。它用尽了所有它知道的方法去问她。即便它并不知道太多的方法！它只是一枚小小的低额硬币的单面而已。仅此而已。

“晚安”它跟她说，因为黑暗开始降临……

\* \*

“早上好”它带着太阳的第一个微笑柔和地说。

没有回答。但是，也许她仍在睡觉！它应该等一会儿。

它等到太阳在天空高高升起。一个金色的太阳。一个照耀在那栋小楼瓦片屋顶上闪着银光的硬币上的太阳。然后，它再一次勇敢地跟她说话。

“今天是个好天，不是吗？”

但是她没有回答。一直到今天，她从未回答过。

为什么？

她没有被另一面的关注感动过？

她也许有一些不开口的原因？想要了解你的另一面也许是错误的？

它不认为那是错误的……

当然，另一方面，它怎么可能知道？它只是一枚小小的低额硬币的单面而已。

……

也许……

……啊，对了！它以前没能想到过这个？一定是这个！不会是其他什么。这，就是如此简单！

“也许你不能说话？”它跟她说。

“也许你想要说，但是你不能？”

“那么动一下，敲敲瓦片，我就能知道。”

“如果你不能说话，就敲敲瓦片！”

没有。

没有动作，没有声音。有一会儿它仍然相信。

……只有一会儿，它相信它终于将了解它的另一面……

也许敲一下长着草的瓦片。

随着一个最轻微的动作，他们就能交流意见、想法、感觉。他们将找到新的方式来交谈。

交谈！

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村子边上的一个房顶上。孤单的两面，都孤单着。

没有。

没有动作。没有声音。答案很简单。她不想跟它说话。

“晚上好”它说，一直看着太阳慢慢地向西方移动。它那么地想哭，但是它不会哭。也许它的另一面会知道。

她会知道，也许从一个最轻微的移动，从无意中滑出的一声啜泣。

不，它不能哭！因为也许它的另一面会知道。无论如何它也不想让她心烦。

她也是孤单的一面，完全孤单。也许比它更孤单。

那么为什么她不跟它说话呢？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孤单的两面，完全孤单，在这个小村边上的一个屋顶上。

\* \*

那天，它没有跟她说早上好。

它是从一个折磨它整个晚上的问题开始的。折磨着它，在世界上任何村庄，没有任何硬币的其他面，曾被如此折磨。

“你也许恨我”它对她说，挣扎着摆脱一个战栗和眼角的一滴眼泪。

“你恨我也许是因为我能看到村庄和太阳？”“你恨我也许是因为你一直面对着瓦片？”

“告诉我！请告诉我……”

没有回答。

“但那不是我的错，你知道的……你记得的，对不对？”

“就是那个坏男孩把我们扔上这个屋顶的！”

“告诉我。告诉我你记得的……”

“……请跟我说话。我也是一枚小小的低额硬币的单面而已。跟我说话！把有关你的事告诉我！告诉我任何事！我是你的另一面！”

然后它开始，绝望地，跟她描述自己的长相。

它是相当普通的一面。一个女人的图像，有着精致的特征、可爱又小巧的鼻子和好看的眼睛。

一个女人永远被禁锢在二层小屋的屋顶上。

“把有关你的事告诉我……”

“告诉我你长什么样！”

“我们可以做朋友！如果你愿意，我们能做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在所有的硬币的所有的面里。

最好的朋友。在全村。在全国。在全世界，如果你告诉我一个字。

只是一个字！

只要你告诉我你愿意。”

“那么我将只为你存在！甚至你从此不再跟我说话……”

寂静。绝对寂静……但是为什么？

她也是孤单的一面，完全孤单，也许比这个世界的所有面都更孤单……

.....

从那天开始，它开始向她描述它所看到的一

切。

它没有要求她说话。不再了。它只是跟她说说着话，不再要求任何事。

它跟她讲述着这个村庄和附近的森林。它讲述着穿过房舍的大路，市场。它讲述着太阳和云朵。天空中的鸟。每个星期天的钟声。

从那天开始，这一面的生活不一样了。它描述了它所看到的一切，不再要求任何事。

不想要知道你的另一面，它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但是从那天开始它的生活更更好了。它的孤独感少了，在村子的任何角落，少于任何其他的面。

它是孤独比较少的那一面。

\* \*

自从他们发现自己高高地身处于那个屋顶之上，第一次，暴风雨爆发了。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雨。

重重的雨点落在身上时，它是那么的高兴。因为它保护了它宝贵的另一面！

风变得如此强劲。

强劲到瓦片开始晃动。瓦片开始晃得更厉害，程度超过这栋两层小屋上的瓦片以往任何一次的摇晃。

接着，灾难降临了！

如此之快，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的其他面不会意识到正在发生着什么……

它只是感觉到在长着草的屋顶上滚动。

\* \*

下面是那么那么的潮湿！

下面，在这个小村边上的一栋小屋的花园中间。

不过，它甚至是更高兴的一面！即使它是埋在土里的一面。有着精致特征的女人的那一面，埋在土里。

然而，它如此高兴！

它的另一面又能够看到云朵了。四轮马车和马路。钟和树林。

它的另一面，正面对着太阳！

是的，它是那么的高兴。整个村子里的任何一枚硬币的一面都从不曾那么高兴过。

它的另一面肯定会跟它说话。直到那时另一面从未跟它说过话。

现在，肯定，她将跟它描述一切。任何她所看到的。山川和树林。村庄和房屋。太阳和云朵……

即使它自己不能听到她。即使它自己不能跟她说。即使它只是埋在土里的一面。

不过，他们是不那么孤独的两面了。在那个有着小屋的小村里，他们比任何面的孤独都少。

然后，灾难降临了！

如此之快，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没有其他的面意识到正在发生着什么。

但是，不幸地……它不幸地意识到了一切……

\* \*

……完全不再有湿气。

它是一尘不染的干净的一面，在那个收藏家的藏品中身处一个显眼的位置。事实上，这是藏品中最古怪、最怪诞的一件。

它是一枚罕见的最昂贵的硬币。  
一枚真正独特的硬币！  
一枚以前收藏家从未发现过的硬币！

那枚硬币在一个玻璃盒子里，在庞大收藏品的中间——不要问我怎么回事和为什么——是一枚只有一面的硬币！

是的，你没听错！  
一枚只有一面的硬币。

……一面如此的孤独，  
没有其他面，任何其他硬币的，  
在世界上任何其他部分。

12月17日—18日



“头发只要略微整理……

把精致织带系好……

抬起右边衬垫以减少起伏……最后是红色丝绸披肩  
绕过，以便围住腰部直到她的两个肘部……

完美！

让我们来强调一下姿态……

右脚稍微向前以突出她的步伐，而左手则稍伸展一  
些。

很精彩！我想我们完成了！”

……

终于解脱了。她从不喜欢整个过程。是时候睁开眼  
睛了……

红色！她最喜欢的颜色！

的确是一件漂亮的连衣裙！

虽然，她会更喜欢薄纱披肩是白色的……

\* \*

“是时候把纸从玻璃上拿走了……”

他们拿开了纸条，逐渐显露出后面的世界。

这是她最喜欢的景象！最热闹的街道。汽车，摩托  
车，公共汽车，行人……众多行人……穿着五颜六色衣  
服的人偶，带着很多塞满的塑料袋走路……穿着质量可  
疑的衣服，设计的美学也成问题。

他们在他们中间，在他们旁边！被凝视，被羡慕。

一个有着完美比例的女人，穿着最昂贵的红色丝绸  
连衣裙！一个像火焰一样的女人，红色的披肩随着她那  
充满女性气质的动作而飘落在肘部上……

一个女人在商店橱窗的中央！

是的，我必须承认，那个橱窗里还有其他女人。但

是她一定还有其他什么。

没有其他解释。一个被选中的女人，在这么多人中，在中间摆着姿势。一个总是穿着最精致的衣服的女人。穿着最昂贵的衣服。穿着最新的时尚。

是的，她确实是一个完美的女人。

她的每个动作，都是多次尝试和思考的结果。她的每一个发型，都是讨论的结果。在她身上没什么是什么是未经计划的。没有什么是什么是偶然的。

甚至装饰，在她周围铺开的裙子，灯光……一切都根据她进行了调整！

她！

一个女人，是永恒女人的化身，在商店的最大的玻璃橱窗中。

只看着商店橱窗里的人偶。人偶匆匆从她面前经过，疏忽，凌乱。但是，对于街上走动的人偶，谁又能期待什么呢？

如果要赋予她们一些价值，一些价值的痕迹，那就是她们最后总是停下来看……

无论她们多么匆忙，无论她们必须走多快才能准时到达……

她们总是有时间，以最奇怪的方式，来看一个真正的女人！

目前有位女士穿着红色全丝连衣裙，披肩随意地垂到了手肘。一个在窗户后面的女人。

白天的一个参照点，晚上被完全照亮了。

这个在窗户中央的女人！

\* \*

不过，我记得，即使这个女人——永恒女人的榜样——也有一个小问题……

你会告诉我，奇怪，对于这样的女人！对一个生来就被街上的人偶凝视的女人。

然而，确实还有一个小问题……

每次不得不换服装时，她都感觉非常糟糕。当她脱去以前的衣服，要换上下一套，当然是其他颜色和设计的衣服。

是的，这个女人赤身裸体站着时，真是感觉太羞耻了！

当然，商店的员工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免商店橱窗里的人看到她这个样子。

如果商店橱窗里的人能看到她的裸体，那真是太糟糕了！可怕！悲惨！对于一个被创造出来在窗户中央摆姿势的、始终穿着最时尚的女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

员工们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们每次都用宽纸条把人偶们居住的商店橱窗面向街道的那边遮盖住，他们尽责地地试着不留任何空隙。

至于她身后的那一面——朝着商店内部的那一面——那一面一直覆盖着一大块颜色合适的布帘。那颜色与她的衣着相称，一如她头发的颜色，以及这个季节的光影……

一切都与她有关。一切都围绕着她！

永恒女人的化身！

……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不舒服。

即使没有路人在看着她，她也知道有些时刻，甚至是微小的时刻，她都赤裸地站着！她显得如此淡漠地赤裸着。所以甚至可以说是很丑陋。

她的关节间的缝隙看起来有多么刺目！在赋予她每一个动作的部分！多么奇怪的暴露……多么没有遮盖……

不！甚至她自己也无法忍受那种景象。换衣服时她总是闭着眼睛。不得不说，她看上去是如此的虚假！但是她很清楚——毫无疑问——她是世界上最真实的女人……

她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窗户中央的那个女人。一

个肯定被商店橱窗里所有人偶所羡慕的女人。人偶永远地路过，在一个永远是模特的女人面前……

……有时候她真的怜悯她们……

\* \*

今天她穿着一件极美的黑色天鹅绒连衣长裙。

紧身，在脖子处闭合，收紧的袖子，裙子到脚踝下方一点。在腰部装饰着两排水钻，好似一条腰带。

她说很好，即使黑色并不是她认为最好的颜色。红色总是更适合她。

然而，这件特别的连衣裙配上她的身材相当讨人喜欢。

她立刻把目光投射到她身上。

她意识到了，在最初的时刻，当店员在商店橱窗里移开条形纸，逐渐把橱窗模特显露出来。

有时橱窗里的模特也令她疑惑。即便她们很忙，也总是会停下来赞美她。她们总是买她穿的衣服，即便衣服并不适合她们自己。即便她们有那么多的问题要谈，

但是最后总是在谈论她。

然而她们是如此不同！她常常想知道，如果她们身处在她的位置会怎么想……

她站着。她们，路过。

她，在售卖。她们，仅仅在购买。

她们赞美她，而她，她只是用观察她们来打发时间！

她是一个女人，她们只是橱窗里的模特！

她在正中间，她们迷失在世界的边缘……

可怜的模特！

真高兴她们不属于她的世界！真高兴她们将永不属于她的世界……

某人想要放置那块玻璃……

……

确实是一块奇异的玻璃。

透明，但它背后隐藏着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它将两个完全迥异的世界隔离开来。真是令人松口气！想象一下如果那块玻璃不存在。

一场灾难！每个不经意的路人都是可以近距离看到她。盯着她，检视她，甚至是——我甚至都羞于启齿——触碰她！她的第二大噩梦！

不，一定有人在放置玻璃时已经知道了一些什么。

它很好地保护了女性模特。像她这样的女人，总是穿着最昂贵的衣服，能够追随最新的时尚潮流，甚至能够领导潮流。

一个天生与众不同的女人。不同于在街上不断爬行的人偶。她们穿行在人群中。却总是迷失在人群中。可怜的人偶们！

是的，一定有人在放置玻璃时已经知道了一些什么！

触碰她？她甚至连考虑一下都不愿意。

\* \*

再一次！再一次，闭上眼睛，闭着。

如果她偶然半睁开眼睛一会儿，也只是要确认商店的橱窗没有一处被遗漏。

当然，她完全信任他们。

她知道他们照顾她比她照顾自己还要周到得多。

他们总是会用人偶遮满商店橱窗。

他们总会给她穿上最好的衣服。

小心地整理她的头发。

为她调亮灯光，以便显露出窗户中央那位女性的美丽。

是的，她完全相信他们的触碰。他们也许是她最好的朋友。

……然而，只是自己赤裸着的感觉引起了她的恐慌！

从逻辑上说，她从不应该是裸体的。她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衣橱！

成千上万的帽子和连衣裙，都是为她准备的。成千上万的颜色和款式只为突出她，凸显她的美丽，将她变成一种象征。

一切都为了她！一切都为了这个女人！世界上最真实的女人。永恒的女人！

在街上行走的所有人偶之中，无疑，她是最真实的。

她睁开了眼睛……

又一件漂亮的连衣裙。

宽松的——她应该不时地穿上他们说过的更简单的款式——腰部右侧别着一个奇特的装饰别针，它不但替代了任何腰带，同时具备了独特的精致感。

“行动自由的感觉……

她表情冷漠地转向商店橱窗的边缘……

完美！

现在手的位置呢……

交叉着？不，这样它们会挡住别针……  
也许转到身后？

但是她的手真漂亮！

那么就放在身前吧，几乎伸展开来，动作与轻微前倾的身体呼应着……

是的，这样就很好……”

“非常好！是时候拿走纸条了……”

\* \*

我记得，那天开始得很美好。像其他日子一样美好。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清晨。

她再次吸引了目光。

她立刻吸引了目光。

不管她穿着什么颜色，现在是紫色，无论她做什么动作，他们都会注视着她，一直欣赏着她。

一个不会老去的女人，被设计成完美的比例，在窗户中央。一个在世界中心的女人！

被欣赏，被羡慕。  
被模仿，却永远无法企及。

被渴望，却永远无法触摸。

目前有位女士穿着紫色的宽松春季连衣裙，腰部右侧别着一个奇特的装饰别针……

……

……那天，没有人知道大火是从哪里开始的……

像其他所有的日子一样的一天。  
太阳让周遭充满了色彩的一天……

她背后传来恐慌、混乱、尖叫。人们正在奔逃……  
她可以通过窗户看到他们离开

她的朋友们拖着金属支架和她的珍贵的衣橱。  
是的，她信任他们！她总是信任他们。他们很了解

自己的工作。可从逻辑上来说，他们不应该先把她带走吗？

没关系。还有时间……

火焰包裹着窗帘和被遗留下的衣服。它们舔舐着商店后面的墙壁，摧毁着纸海报。

现在她时刻都在等着他们。她的朋友最后会记得她。她对此毫不怀疑。

橱窗里的人群已经退开很远，距离玻璃那么远！那些曾经贴近玻璃的人。那些俯身靠近以便近距离看她的人。

她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站着并朝她望过来。没有人经过。他们都站住了。都停了下来，看着她的窗户。

即使是那时……

即使是现在，女人站在中间。

……

终于！

她看到他们朝她跑来……

她感觉到他们进入了商店。用力拉扯她身后的布帘。手快速地移动……拉动固定在侧面墙壁上的布料。把地板上遗留下的连衣裙卷作一团……

手迅速松开了她腰侧的大别针……

突然脱下那件宽松的春季连衣裙，同时中间的女人的身体部位掉在了地上。

一个女人默默地看着他们跑开。

注视着他们匆忙地融入围观人群，那群在橱窗后正在观看的、安静冷漠旁观的人……

一个赤裸的女人的碎片，被扔在了窗户中间，被渐近的火焰照亮了……

一个无法再闭上眼睛的赤裸女人……

将再也无法遮挡那面玻璃。

一个孤独女人的目光转向那群人，那群人冷漠地注视着那个赤裸女人，如此的赤裸，被抛在了中央。

……

直到今天，我还不明白她怎么能找到这种力量。

然而那个女人——也许是世界上最真实的女人——却发现了一种力量，可以将她的目光从商店橱窗里的人偶移开……

一个孤独的女人。

一个赤裸的女人，如此赤裸，在那个阳光明媚春天的早晨，身处世界的中心。

一个支离破碎的女人，睁着眼睛，大睁着，被留下平静地注视着正在融化她的火焰……

\* \*

“头发只要略微整理……

把精致织带系好……

抬起右边衬垫以减少起伏……最后是红色丝绸披肩  
绕过，以便围住腰部直到她的两个肘部……

完美！

让我们来强调一下姿态……

右脚稍微向前以突出她的步伐，而左手则稍伸展一  
些。

很精彩！我想我们完成了！”

……

终于解脱了。她从不喜欢整个过程。是时候睁开眼  
睛了……

绿色！她最喜欢的颜色！  
的确是一件漂亮的连衣裙！

虽然，

她会更喜欢薄纱披肩是浅蓝色的……

12月23日



从来没有一个生物是如此出生的。

从来没有。

如此美丽，没有画家能画出来！正如没有作家能描  
述出来！遗憾的是，因为我无法用语言告诉您……我的  
朋友们，一个超越了图片和言语的形象。

如果我必须在她身上选择某种使她真正与众不同的  
东西，使她无与伦比、使她完美的东西……那将是她的  
嘴唇！

两片嘴唇超出了想象。

两片嘴唇位于世界中心！

……

我记得，那是我曾经尝过的两片嘴唇，触碰了我的  
一会儿……她们把秘密托付给了我的嘴唇。

\* \*

他们在触碰到她们的第一刻就懂了，但是到了后来才承认，在我也许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但是我的嘴唇总是这样奇怪……

当他们早就该说话时，他们却花了这么久才开口！

因此，他们把事情引到了他们想要的地方，并耐心地等待着我开始……

大约在某个早晨的当中……

“告诉我，她们对你说了什么？”我问他们。

他们笑了，高兴地。

然后他们用相对轻微的咳嗽清了清嗓子，延长了我的悬念，增加了一些沉默的时刻，最后开始了他们熟悉的谜语：

“她们告诉我们，两片嘴唇从未告诉过其他嘴唇！”他们回答。

“什么意思？”

“她们告诉了我们真相！”

我无助地意识到，今晚的谈话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们再次设定了折磨我的目标……此外，我一直

是他们最喜欢的玩具。

“但是……”，我试图专心，“嘴唇通常不是会说实话吗？”

他们没有立即回答。

他们只是再次狡猾地微笑——那个微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只有他们才能做到。好像他们藏着什么没人知道的事……

“我们通常会说，别人让我们说的话……”，那时我的上唇小声地说！

“或者甚至是他们想听到的！”，另一个不加思索地补充。

“这很奇怪……”我喃喃道。

“为什么奇怪？”他们想知道，有点怀疑。

“我不知道……

听起来……”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请求您也宽恕我的那小小匆忙的谎言，但正如您所知，真相有时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而且一切似乎已经足够复杂了……）

因此，我要求他们与我分享他们隐藏的事。

他们犹豫了一下，但我知道他们内心深处也会希望如此。然而自从我遇到他们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是这么的乖戾……有人不得不为了一个很小的真相，恳求他们一千遍，承诺他们一千件事！

—我们应该信任你吗？  
—是的，我永远不会背叛！

\* \*

是真相，这是真的，我没指望从任何口中听到这个……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嘴。

“坐下”，他们礼貌地建议我，指着他们的小凳子，然后他们站起来，懒洋洋地躺在我的沙发上。

我坐下，以任何我能的方式。

他们保持懈怠，从上面看着我。他们俩都非常严肃和沉默。

“那些你曾经爱过的嘴唇，从没有真正爱过你”，然后我的下唇直截了当地说道。如此简单！

“……既不是你，也不是我们……”，另一个同样尖锐地补充道，带着如此的冷漠，好像他们没有在说什么非常重要的事。

然后他们开始摆放枕头！

这里，请原谅我，但我必须再次补充一些关于他们的重要情况，因为我真的不希望您因他们的态度突然改

变而对他们误判。当嘴唇决定说出真相时，你要知道，他们会变得难以置信的粗鲁和愤世嫉俗。

我们继续……

“但这不是她们告诉我的！”我抱怨了，猛地站起来。

“坐下”，他们俩一起大喊。  
我服从了。

“那些嘴唇”，随后他们继续，微微咳嗽来清嗓子，“从没爱过任何人！此外，她们无法爱上任何人……

她们总是告诉你这位人士想告诉你什么！”

“……而且，你很长一段时间都什么都不懂。”他们无情地补充说。

“你只会听到你的耳朵想听到的！”

“对不起。”

“……但是怎么可能呢？”“为什么？”

他们回到了熟悉的沉默中。

“这是一个特殊的，相当不愉快的事件……”，他们终于回答。

“某天你曾遇到的那些嘴唇，是……

……恐怕是两片悲伤的嘴唇。”

\* \*

……我应该——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可能应该预料到这样的事。我应该已经看到事情会往那里发展……当你深入了解真相时，通常一切都会变得沉重得令人不安。无论如何。算了。

“不可能是！”我安静地说，不想接受。

“她们是最美丽的嘴唇，在最美丽的生物上。  
全世界最被渴望的！不可能……”

“她们是两片悲伤的嘴唇”，他们以无可争议的态度打断了我。这个态度我不会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但我从来也没有习惯过。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以类似的语气问。

“我们明白。”

“那是什么呢？”

在你和我之间，这是我没想到会从人类的嘴唇听到的。

他们深吸了一口气，好像他们想立刻说出一切。他们停了片刻，也许正在寻找开始的方式。然后他们开始说话。犹豫不决地。

也许已经知道他们的话语听上去是怎么样……

“她们自己，曾经告诉过我们，她们是两片衰老的

嘴唇……”他们回答。

他们合并了。仿佛他们感到悔恨。或者好像他们无话可说了。尽管如此，对那句话的记忆，似乎仍然在他们的耳边萦绕。

当他们慢慢沉入枕头中时，我不舒服地坐在小凳子上移动。

“什么意思？”我有些诧异地问。

——任何人都很难理解这个……似乎没有逻辑……可能也不重要。

——试试吧。

“她们是两片衰老的嘴唇……”他们平静地继续。

“两片饱满的嘴唇……记得吗？”

两片有皱纹的嘴唇长在最美丽、最鲜活的身体上。  
长在没有瑕疵的身体上……

长在最年轻的皮肤上……”

“所以呢？”我想知道。“那有什么不对？”

“我猜，她们是为了这个，最美丽的嘴唇。

两片完美的嘴唇，长在完美的身体上。”

“你不明白……”他们坚持说。

“我们再次告诉您，两片衰老的嘴唇，长在最年轻的皮肤上……”

“外表，你知道，对她们来说如此重要。”

……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你了解了什么，但是我，

直到那时，我不会说我明白了多少……除了事情的严重性，我的嘴唇也是罪魁祸首，她们在小枕头上不断地走上走下。

“所以呢？”

“……不是所有的嘴唇都‘衰老’吗？”

又一次他们没有回答。他们也没有动。现在看来有必要多说些什么……他们只是保持沉默。

据我所记得的，当我的嘴唇沉默时，他们要么在思考，要么给你时间思考。

因此，一点一点地，我自己开始多理解了一些事；谁知道呢，也许——真相！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她们以来，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她们也许一直是孤独的两片嘴唇，完全孤独，在世界的中心悲伤。没有其他人知道。

我的眼睛，就像每个人的，曾经看到的，只是它们想看到的。

“但……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他们低声回答。

“她们，她们相信，两片丑陋的嘴唇——也许比所有嘴唇都丑陋……”

“外表对她们来说是如此重要”他们低声说，仿佛他们只是在对自己说话。

“……所以她们不想，她们可能再也无法爱任何人

了……

她们自己……你……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不对你说……告诉你什么呢？”

他们应该告诉我什么呢……而我，我怎么能理解。因为我是一个大蠢蛋。

“很遗憾你无能为力……”

“……没有人”，他们接着说，“不管听起来多么奇怪，谁能真正感受到那些嘴唇。帮助她们——甚至只是一点！”

“没有人——他们说，最后停止了他们烦人的咳嗽——能够或者会触碰她们。”

\* \*

我没说话；我什么都没说。完全没说！即使这是第一次我的嘴唇向我透露了这么多……即使我想说些什么，我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要说的。

但是，好几天以来，我一直在思考。

日日夜夜。

通常，即使是现在，仍然应该做一些事情。或者可能为时已晚，我只是在白白折磨自己吗？

好吧，我在这里说出来，让您知道，有时候嘴唇让我发怒！总的来说！

他们说了所有要告诉你的，然后他们满足地睡着了！然后你一直在想他们到底想告诉你什么，还有他们说的是不是实话！

……毫无疑问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有天我爱过的那些嘴唇，曾经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嘴唇。也许确实她们现在变得更加美丽了……即使我从未真正了解她们美丽的源泉！是什么让她们与众不同。

即使她们自己相信没有美丽的嘴唇，所有的都已经衰老了……我甚至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确实可以做些什么吗？我能做点什么吗？

在某个地方——我感觉到了——肯定有某种错误。但是在哪里？

哪一个？

由于她们自己没有看到自己的美丽，她们独特的美丽！

而且，无论她们是什么，无论美丽与否，她们不是一直像其他嘴唇一样在现实中吗？告诉我……我知道。我很清楚，在我内心的某个地方……

……两片嘴唇一直美丽，像其他嘴唇一样。

……两片嘴唇——事实上——太美了……

\* \*

……我微微轻推了我的小背叛者。大约是某个晚上的半夜。一个晚上，就像其他的所有晚上一样。

“醒醒”，我轻声跟他们说……

“我也有一个秘密来分享。”

我想说他们醒得很狂放！那个时刻他们从自己的小床上跳起来，用力地揉着他们的惺忪睡眠。

即便他们通常睡得很沉，跟我相反……

“坐下”，我告诉他们。

他们坐下了，用他们各自的方式。

“什么秘密？”他们立即不耐烦地问。（你应该一直记得：嘴唇——除了年老的——也是很好奇的……

不仅滔滔不绝！还说长道短！还会背叛！

……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事，就没有理由在这儿分析了，因为我们将会失去事物的本质。）

—我应该信任你吗？

—应该，我们永远也不会背叛。

—不过……那是一个一定不要守住的秘密！

—什么意思？

—一个秘密必须散播到所有的嘴唇。有一天必须到达那些嘴唇。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当我的嘴唇沉默时，有一种情况——当然是罕见的情况——就是无话可说！

“……你只应该告诉她们”，我说，咳嗽了。“她们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嘴唇一样……”

她们像世界上所有的嘴唇一样真正的美丽……”

“你是第二”，他们讽刺地微笑。（带着微笑——我不知道如何——但这也只有嘴唇能做到。

如果你还没有跟嘴唇讨论得太多，有一个微小的机会就是你可能第一眼就不喜欢他们！）

“我们也是这么告诉她们的”，他们接着说，“但她们回答说她们很丑。

根本就没有美丽的嘴唇！”

“你必须告诉她们，她们像世界上所有的嘴唇一样美丽”，我重复道。

“如果她们深入自己内心寻找，她们会发现她们的确与其他嘴唇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你没听到吗？”他们对我大喊！（……确实如此大声，有时候，我觉得，我的耳朵听到他们想听的时，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我们告诉了她们！”他们继续大喊大叫。

“她们回答说，没有美丽的嘴唇！她们只是跟她们见过的所有嘴唇都一样，也许更丑陋！”

（……当嘴唇听不懂你对他们说的话时，他们会变得非常紧张，就像你也一定从自己的嘴体会过……

很糟糕！很酸！脾气暴躁！而且难以忍受！

……还有两千件别的事情，像我们所说的，无需进行详细分析，因为我们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实质。）

……

我沉默了。

当我沉默时，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不时地引起他们的紧张！就好像这适合他们一样。

“……那还有话要告诉她们，”我平静地继续，只加了必要的咳嗽，“恐怕她们必须独自尝试去爱别的嘴唇。”

而且就在他们再次大喊之前——我知道，因为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我继续说……

“……她们必须看到，必须感觉到，在可以看到的東西后面——无论眼睛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我低语，狡黠地也是难过地微笑着，自从初次见到她们以来

就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有一个奇怪的小秘密，它很好地隐藏了一个简单而又隐形的真相，这个真相美化了，一直突然地告诉她们，所有的嘴唇……”

“……所有的，她们都应该记住，  
……每片分别的……”

“那个真相。  
和那个真相本身。”

\* \*

这是一条很小的、最小的希望的信息，它从嘴唇传到嘴唇，到处悄悄传递……

现在，我想，你的也已经知道了……

也许有一天，会到达我爱过的那些嘴唇……

……到达两片最美丽的  
……世界的嘴唇……

12月20日



它们不过是两片叶子……

是从寂静边缘高高的树上慢慢落下的。

缓慢地下落，在那个过程中随风起舞，在那时，在寂静的边缘。

“不要落在地上”，它吹着口哨说。“跟我来……”

“哪里？去哪里？”

“干树叶到哪里聚集……”

一阵风把它们带走，吹走全部的清新，聚集了世界上所有尽头的干树叶……一阵风吹向大海。

两个恋人在那儿跳舞，当太阳在天空高高照耀，当云朵在围绕他们旋转，在他们旁边旋转，轻飘飘地，在蓝色的水面上。

然后大海也开始旋转，越转越快，当云在它里面被困住，当叶子聚集在它旁边，当两个恋人漂浮在它的

中间，风把海冻成了白色，都是白色，雪滴到宇宙的边缘……

雪落在熟睡的月亮上，唤醒了它。

它，仍然是白色，全是白色，靠近他们……

来到两个恋人附近，他们在一个雪和水晶组成的星球上滑动，一个冰和雾的星球上滑动……

但是霜永远无法触碰他们……什么霜可以触碰无垠海洋中心的两个恋人？

大海停了下来，对太阳说：

“触碰我……”

它缓缓低下身子，让自己的嘴唇，静静地在海里熄灭……

雪融化了，风沉寂了，树叶落入了一片露水的海洋。落入了一片雨水的海洋，两位恋人正在那里轻轻依偎着漫步，温柔地交谈，那时雪花多妆点了片刻他们的双眸……

而月亮，苍白的，也多妆点了片刻他们的世界。

两位恋人此时正在一条新生的、颤动着的道路中央步行……那是一条金色之路，随着太阳洒下今夜最后的色彩而出现。

当太阳在他们周遭滑落，他们行走着，而那条路也随之延伸至大海的边缘，群星则缓缓漂流至宇宙的边缘……

今夜两位恋人正逐渐消失在铺满金色落叶的海面，消失在重回蔚蓝的海面，在周遭旋转的世界中心无助地翻滚着泡沫。

……但海浪永远无法触碰他们。有哪一波海浪，能触碰身处在无垠宇宙中心的两位恋人呢？

于是，时间对他们说：

“触碰我”

……

两只手合二为一。

时间低下身子，站在他们的身边……

12月24日



“这里有人吗？”它轻声地说道，一串音符充满了封闭的房间。

可能没人。

“这里有人吗？”它提高了声音，小阁楼里第一次充满了声音。

它知道它不应该独自说话，但是它再也无法忍受了。自从他们把它搬上那个阁楼以来，已经过去了很漫长的时光。自从他们用那些防尘布把它盖住并关上了百叶窗以来。

它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它？几年前事情是如此的美好。

自从它用音乐填满了他们的夜晚、填满了他们的梦想和他们的心灵之后，并没有过去太久。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了那么漫长的时光吗？

那时他们还是孩子，大家都聚集在它周围，笨拙地按压着它白色的琴键？他们甚至爬到它上面，因此被大人喝斥，生怕他们弄坏了那珍贵的乌木琴盖，因为那里，隐藏着那么多的琴弦？

不，不可能过去了那么久。

后来当他们长大一些，它还记得他们一开始的课。那时他们依然笨拙地按着琴键，迫使它发出怪异的声音。

那些孩子们总是边玩边学，因为对他们来说，它或许从来都只是他们的另一个玩具罢了。就像一个巨大的音乐盒……

不，从那以后，绝不可能已经过去了那么漫长的时光！

那时候，它用音乐填满全家人的夜晚，填满他们的舞步与庆典。

那时候，每个人都想要坐上那张铺着黄色织金面料的小凳子，打开那沉重的棕褐色琴盖，与它一同分享生命中的美好瞬间。

是的，他们那时一定深爱着它。

它能感觉得到，从他们触碰琴键的方式里，从他们打开琴盖前轻轻摩挲那沉重棕褐色琴盖的动作里，从他们多么喜爱聆听它的歌唱里。

它能感觉得到，从他们对它无微不至的照顾里：它总是音准完美，一尘不染，伫立在客厅的中央，那个曾经高朋满座的客厅。

.....

的确，一切都变了。孩子们长大了，房子仿佛也随之变小了。他们说，空间不够用了，根本没有理由再留着这台巨大的钢琴。是时候重新布置客厅了，而这台钢琴放在哪里都不合适了。

是的，它依然拥有那美丽、闪着光泽的琴盖，那张铺着织金面料的小凳子，也依然能弹奏出与往昔一模一样的旋律。然而，孩子们已经长大，再也不曾弹它了。

那张小凳子看上去坐着不舒服，木头的色调也与现在浅色的装潢格格不入，而且他们的夜晚如今被那台小巧、全新的留声机流淌出的音乐所填满。它在客厅角落的边桌上，美丽得如同一朵盛开的花，它的声音甚至能够模仿任何一种声音。

甚至它自己的声音。

或许，它在这个家里真的没有了容身之处。或许，它再也不是、甚至从来都只是一个巨大的音乐盒。仅此而已。

.....

“这里有人吗？请回答我。”

但在那间尘封的阁楼里，没有一个人听到这乐声。这是一台被两张巨大的白布所蒙住的钢琴的乐声，它被囚禁在寂静与黑暗之中，在不知何处的某个边

缘——或者中心？

\* \*

自那时起，究竟过去了多少时光啊.....

自从那一台小巧美妙的留声机，取代了它们梦想与心灵的这台巨大钢琴。

自从他们开始寻找办法把它送走。这是一台大钢琴，由珍贵的木材打造.....出自名家之手的杰作，而且保存得完好如初。

然而，一切徒劳！

人们现在只买留声机，那些小巧、美丽得如同盛开花朵一般的留声机。

他们要一台笨拙的钢琴做什么？一台如此庞大又笨拙的钢琴？

况且，这样的一台钢琴当初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个家里的？像这样的钢琴，通常应该出现在音乐会或者那些专卖店里。

不，他们能用这样一台钢琴做什么呢？况且现如今，所有人都在变卖自己家里过时的旧钢琴。再也没有人想要这些老古董了.....

于是，他们把它搬了上去，送进了那间阁楼，着实费了不少力气。

那间堆满旧物的阁楼！

\* \*

……在那间阁楼里，在他们用巨大的白布将它蒙住之前，它便认出了几位老熟人。

那个曾经妆点过卧室的木箱……

那些客厅里的老吊灯……

还有那把美丽的摇椅，当它开始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吱呀声时，便被送到了这里……

在此之前，它从不知道这些东西都去了哪里。而且，不知为何，它曾经也并不在乎。毕竟，其中有些东西正是因为家里一得到了它就被马上送走的；那时它是一台全新的钢琴，是每一个贵族家庭的珍宝。

自那以后，真的已经过去了那么漫长的时光吗？

自从孩子们长大了以后？

……

他们偶尔还会再来。那时候，还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会抖落那些落满灰尘的布，推开窗户让些许光线透进来，甚至还会请来一位调音师为它调音。

然而接下来，他们便又消失了，行色匆匆，正如他们来时那样。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它认出了不少老熟人。

一些相框里的照片。一个装着孩子玩具的藤条编织筐。一台旧缝纫机。都是曾经在它眼前出现过的物件。

还有那张嵌着大镜子的餐边柜，一张小巧的厨房餐桌、一个婴儿摇篮。它们都蒙着布，现在泛黄了。

只剩下一道道轮廓，在这间堆满旧物的老阁楼里，在这不知何处，成了被永远遗忘的剪影。

自那以后，真的已经过去了那么漫长的时光吗？自从他们不再为它调音，不再抖落它身上的白布？自那时以后，真的已经过去了那么漫长的时光吗？

自从它用音乐填满他们的梦想与心灵？

后来，他们也曾偶尔回来过，但它已经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了……

也许是为了把什么东西留在这里，也许是为了拿走些什么。它已经再也看不见自己的周遭了。

也许，一间堆满旧物的老阁楼。又也许，一间空荡荡的阁楼，只有一台垂垂老矣的钢琴，留在寂静与黑暗之中。一台被遗弃在不知何处的旧钢琴……

“这里有人吗？”它轻声地说道，一串音符充满了封闭的房间。……沙哑的音符，出自一台被遗忘在黑暗阁楼里走调的钢琴。

是的，它已经老了！它再也不是同样的那台钢琴了。它的声音不再像往昔那般动听。

而那一台留声机，正唱得那么优美……

.....

但是它仍然不能相信！难道它对那些手就什么都不是吗？那些触碰它、触碰了那么多年的手？难道它什么都不是，仅仅……仅仅是一个音乐盒？

它依旧记得他们触碰它时带着喜悦，带着小心，带着好意！

它对着他们唱歌，尽力唱得好听。它一直对着他们唱歌，尽力唱得好听，甚至当它们戏谑地按着它的键，甚至在他们的第一堂课上！

“……没有，没人在这儿……”

大钢琴自己回答，琴键发出的音符好像走调了，在那个黑暗的阁楼上。

“……他们都已经走了……”

它感到空虚环绕着它。

古老的灯和漂亮的摇椅，吵闹儿童的玩具和宝宝的摇篮再也不会在那儿了。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人听它了，在废弃的阁楼中不知何处的中间——或者在边缘？

房子里也不会有任何人……

楼下将是空的。孩子们早已长大。也许他们早已离开。也许他们已经有了家庭和其他的家。

也许他们留下唯一的東西是那架钢琴！很难搬动。太大了，没地方能放下。

一架老钢琴，在一个老天台上，在一个也是很老的房子里。在一个房子里迷失在一个哪儿也不是的地方……

“遗憾”它说，一连串不成调的音符回响在天台上。一串音符，出自一台被两张发黄的布盖住的钢琴。

\* \*

从那时起，它决定再也不开口说话了……

它已经接受了现实。不再有人想要这些老古董钢琴了……双手会遗忘它们曾触碰过的一切……小巧的留声机如今在那些浅色调的客厅里盛开……

没有理由去悲伤！它是一台庞大又有智慧的钢琴。

只要它没有被那些布蒙住，没有被那层黑暗包裹，没有被这般孤独所触碰，该有多好！至少，不要被那层黑暗所包裹……

再看片刻那太阳！

……他们都去哪儿了呢？  
自那以后，真的已经过去了那么漫长的时光吗？

……自那以后，它什么时候让房子充满音乐了？自那以后，他们什么时候坐在它的小凳子上与它一起歌唱了？

它的声音曾经是那么优美。它真的不再是以前的那台钢琴了吗？难道一直以来，不都是同一台钢琴在填满他们的梦想与心灵吗？难道不是吗？

可是，它依然记得他们最爱的音乐！

一段奇妙、令人沉醉的音乐！

它记得，每当他们聆听这首曲子时，便会关掉所有的灯。他们闭上双眼让自己沉浸其中。

一段快乐、却同时又忧伤的旋律！

既古老，却同时又显得如此新颖！

或许有些单调，却永远不会让人厌倦！

它还记得那段旋律吗？

是的，它不可能忘记……那是它最爱的旋律！可是如今，它又怎么可能将它唱出来呢？

如今，它的声音早已被丢弃在那间阁楼的潮气里，遗落在这寂静的严霜中。

怎么唱？

……

……可如果，它试着去唱呢？

它不会打扰到任何人的！它不过是一台被遗忘在不知何处的钢琴。而那是，一段属于过去的旋律。

可是，真的值得去费事吗？

或许，让记忆停留在它以往的模样，才是更好的选择？它不过是一台渺小、平凡、垂垂老矣的钢琴。可那段旋律呢？

那是一首永不老去的旋律！它或许更配得上一台崭新、音准完美的钢琴去将它唱响。而这一台不再拥有任何权利……

不，那段旋律是那么的美好！

就让其他的钢琴、更新的钢琴去唱响它吧。就让盛开的留声机去唱响它吧。美丽的旋律理应由盛开的留声机来唱响！而这只是一台被遗忘在封闭阁楼里的钢琴。

它对那段旋律，已经没有了任何权利。

从理智上来说，它甚至都不该去记住它。

或许，记忆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

可如果它试着去诉说呢？

在潮湿阴暗的阁楼里，用走调的声音去唱响，是一种亵渎，可是……

……可它不会打扰到任何人的……它只唱给自己听！一段属于过去的旋律。

况且，以前每当它唱起这首歌时，他们总是会关掉所有的灯！他们闭上双眼让自己沉浸其中。是的，这就是它此时要再一次做的事……一段由黑暗中的钢琴所唱响的、永恒不灭的旋律。

由一台垂垂老矣的钢琴，随它去吧……

它并没有打扰到任何人……

……

第一个音符在小阁楼里诡异地响起。那声音如此走调，出自疲惫不堪的琴弦，出自被时间的打击所屈服的琴弦。

它停了下来。

不，它再也不是以前的那台钢琴了！自那以后，真的已经过去了那么漫长的时光！

但它想要继续。它再次做出了尝试。它唱出了最初的几个音符，随后便满心羞愧地戛然而止。

“这里有人吗？”它怯生生地问道。

它不想被看见、被听见！这是一首属于更年轻的钢琴的旋律。一段永不老去、永恒不灭的旋律！它怎么能

由一台垂垂老矣的钢琴来唱响呢？由一台被遗忘在不知何处的钢琴来唱响？

然而，一个人也没有……再一次无人回应……

它用那沙哑、走调的声音，再次静静地开始了。它停下，然后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开始。它似乎已经忘记了。可它怎么可能会忘记呢……

它是那台庞大而有智慧的钢琴！它知道自己不可能忘记。那是被它紧紧锁在最深处的旋律。

它只是再也跟不上它的节拍……

它需要付出努力。

它应该更多去尝试。

这或许是如今唯一剩下能做的事了！那一台垂垂老矣、被两张落满灰尘的布所蒙住的钢琴，在那迷失于不知何处的黑暗之中，它应该多去尝试！那是一首它熟悉的旋律，一首它深藏在最深处的旋律……

那是同一首旋律……

\* \*

……那就是同一首旋律，那一首正从它疲惫的琴弦中奔涌而出的旋律……

一首突然让这间封闭的阁楼洒满温暖的旋律！一首用破碎的音符将这间被时光遗忘的阁楼填满的旋律……

是的，这就是同一首旋律！你能感受得到，它就是同样的旋律。而且，这也是同一台钢琴。是同一台钢琴，将那首它从未忘却的旋律越唱越响。

那一首被它深深锁进内心的旋律。

.....

那是同一台钢琴在歌唱，声音出人意料，毕竟它已在潮湿与黑暗中被遗忘了那么久——自那以后，真的已经过去了那么漫长的时光吗？

它再也知道了！它也再也不知道了！

它什么都不想再记起，除了那正决堤般涌入它琴弦、涌入它梦想、涌入它心扉的节奏.....

.....而且它能听到在它的身旁，那把古老的摇椅正发出不协调的吱呀声，藤条篮子里那些吵闹的儿童玩具重新开始呼吸，婴儿的摇篮也随着音乐的节拍焕发了生机.....

自那以后，真的已经过去了那么漫长的时光了吗？

不，它依然是那同一台钢琴！依然能辨认出那同一把椅子、那同样的在落满灰尘的布下面静卧的玩具.....

只有一道道轮廓，成了这间封闭阁楼里被遗忘的剪影。

.....

而在那里，在它们之中，在它们的旁边，在另外一张布的覆盖下，在那潮湿与黑暗深处，一台留声机正随着同一首旋律的节拍盛开。

它们全都在随着同一首旋律的节拍盛开.....

.....那是同一首始终从黑暗中唱歌的钢琴里流淌出来的旋律。

.....那是同一首始终主宰着我们心灵  
与梦想的旋律.....

12月26日



“可怜星星，你究竟遭遇了什么……  
那颗可怕的彗星……”

“什么都别说了。它是我遇见过最善良的彗星。”

“为什么？”

“我没时间告诉你了，我必须离去。”

\* \*

“可怜星星，多么猛烈的爆炸啊……  
……我们听闻，是一颗彗星的错……”

“不，它一点错也没有。”

“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时间告诉你了。我无法停下……”

那场大爆炸的光芒，那颗如今已然消失的星光，  
在太空中行色匆匆地继续着。而在一个与往常无异的夜  
晚，当我正凝望着繁星时，这缕光芒抵达了另一颗蔚蓝  
的星球

“不幸的星星……一旦这缕光芒掠过，你便将永远  
湮灭……不幸的彗星……一旦这抹光芒逝去，你也同样  
会走向毁灭……”

“我们并非不幸……我们是所有星辰中最幸运的存在。”

“为什么？”

“我们没时间告诉你了……我们无法停下……”

“带我一起走吧……”

.....

我正将又一颗蔚蓝的星球抛在身后。我看着它渐渐  
远去、变小，最终消失在梦境的边缘。这是我第一次向  
着无穷无尽旅行。我感到有一点迷茫……

……看着点缀在你梦境边缘的群星，正从你身旁  
经过、并深深消逝在你的里面，这绝非一件微不足道的小  
事……我看着它们直奔我而来，我感到害怕；我说，  
我随时都会崩溃，随时都会碎成——成千上万片——齏  
粉……

但那两个朋友的光芒保护着我，将我隐藏在它们之中。有我的这两颗星辰相伴，感觉真的太好了。

“你们在宇宙中旅行了多久？”我问它们。

“你想听哪个答案呢？是从亘古之初开始，还是从你遇见我们的那一刻算起？”

“从我遇见你们的那一刻起……”我想，当时间变得不再重要时，一切是多么的美好。

“那我们这是要去哪儿，你们知道吗？”

“你想让我们去哪儿呢？到处都去，还是哪儿也不去？”

别问我当时究竟是中了什么邪，我自己也说不上——我告诉你，那时候我正置身于梦境的边缘。

“哪儿也不去”就在我们与又一颗红色的星球擦肩而过时，我回答。

“我想我们哪儿也不去！”

\* \*

我能看见我的周围有不同颜色的行星、蓝白色和红色的恒星。黑色的边和多种颜色的孔——洞穴。云朵没有天空，天空没有云朵。当你哪儿也不去，万物都如此漂亮……

“可怜的星星”，我听到其他的星星跟它们说，“我

们非常抱歉……”

“但是你为什么说抱歉？”

“你在无穷的边缘消失……你的光经过又消失……”

“我的光从不消失……你只静止不动……”

“你说什么……”

但是星星的声音很快消逝了。确实，光没有时间停留。

“谢谢你们带着我”我跟它们说。

“我们的荣幸”，它们回答，“有你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荣幸。”

“你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吗？”

“自从我们遇见你，我们没说过吗？”

\* \*

在不知何处的地方真是漂亮啊。我能看见我之前从未见过的事物。那些我从未想象过的。

我能看见正方形、多边形、圆柱形的行星。我能看见恒星，当它们情绪低落时，它们的光会变化。我能看见天鹅绒色的月亮们……

它们全都悬浮在宇宙空间，然而它们看上去总像固

定在什么东西上面似的。它们在移动，然而它们看上去永恒不动。除了那些多彩的彗星。对，我看到的彗星是那么的美丽……

多彩、长尾巴，追逐着一个发光的小球，奔跑在他们的梦的边缘。那些彗星真美丽！

我转向星星。

“跟我说说你们吧”我对它们说。

“我们是两颗星星……两颗星星行进的光芒……”

“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吧。”

“你什么都知道，你只是喜欢听别人对你说出来吧……”

“也许吧”我回答道。“为什么宇宙中的星辰都会为你感到悲伤呢？”

我看着我们周遭的世界正缓缓向我们迎面而来，随后滑落，并最终消失在我们身后。有时候我喜欢凝望着那些被我们抛在身后的世界。而另一些时候，我只喜欢眺望着前方。

“……这很合乎逻辑，”它们回答我，“夜空中的群星之所以为我们感到抱歉，是因为它们并不知道究竟在发生什么……”

……

我的那两位朋友的其中一位开始说话。

“我曾经——我记得——被困在夜空那片阴暗的角落里。永远被囚禁在此时与此地。

在那个小小的角落里，与其他星辰为邻——那是一群色彩各异的星辰伙伴。我们一同长大，一同被光芒填满，那缕照亮我们旅途的光芒。我们曾一起将光芒赠予那些在路上与我们邂逅的星辰。

一直在一起，那是伫立在宇宙边缘的一群星辰伙伴。

那真的很美……”

“年岁流逝，你应该知道，对星辰而言，时间根本不值一提。因为对星辰来说，从来没有此地或到处，也没有现在或者永远。

因为星辰无论身处何方，无论活在哪个时间，它们都同时活在每一个角落和永恒里。尤其是你，这颗蔚蓝星球上的微光，你本该更清楚这一点；群星是永生不灭的，而无论它们在哪里生存，到处都一样。

因此，对我们而言，身在何方并不重要。时间也毫无意义……

……在到处与永恒之中，只有‘此地’与‘此时’。”

“可是，你原本拥有你的光芒，它会告诉你世界边缘之外正在发生些什么！”

“我的光芒并非一样。光芒只是掠过，随后便消失不见……光芒绝不会回头……它在旅行，而我，却只能在天空那片落满灰尘的角落里守候。”

“可你还有其他的星辰在你身边。”

“……可我们全被困在了此地与此时之中……”

“直到后来，我看见了那一颗彗星正奔赴而来……  
……是的，我承认我以前见过它……”

\* \*

我转头看向我的另一个朋友。在包裹着我的这两颗星辰的漫天光芒中，它的身影隐约可见。我记得，那时我们正旅行在某个不知何处的边缘，穿行在两座由赭石色多边形星辰交织而成的星系之间。

“那你呢？”我礼貌地问它，“关于你，你有什么想对我说吗……”

“为什么宇宙中的星辰也都在为你感到悲伤呢？”

“群星是看不见我的，”它说，“我彻底消失在了我朋友的光辉之中。”“可如果它们能看见我，它们一定会诅咒我！”

“这很合乎逻辑，夜空中的群星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我们经过那两座闪烁着赭石色多边形星辰的星系时，它停顿了片刻，随后再次娓娓道来。

“你可能知道，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被困在‘此时’与‘此地’之中，”它对我说。

“我必须承认，我曾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生灵之一。我旅行，独自的，随它去吧，一直到宇宙的边缘。

我能看到星辰在我的里面消逝。我触碰着它们，用我那色彩斑斓的尾巴温柔地摩挲着它们。然后，我便离去了。我总是在离去，我从来都没有时间驻足。

我曾只是一颗在你梦境边缘盲目奔跑的小球，记得吗？”

“我曾是一颗如此幸运的彗星。时间，对我毫无意义，空间，对我毫无价值。我被光芒填满，那缕照亮我旅途的光芒。我也曾将光芒赠予那些在我的旅途中偶遇的星辰。

那很美。”

“我曾见过任何星辰都未曾见过的地方……我曾触碰过五彩的太阳、水晶般的行星，我曾见过光芒汇聚而成的瀑布，像环一样缠绕着那些透明的星球。在那些星球的内部，你能看见永恒……”

“我是多么羡慕你啊，绚丽的彗星！

还有什么你未曾见过的吗？”

“我未曾见过赭石色的星系，我未曾见过白色和红色的孔——洞穴。我更未曾见过蔚蓝的星球……”

“……我一直在旅行，但我走过的地方，永远只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我在离去，但我总是不停回望那

些被我抛在身后的星辰。一场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旅程。到处和永远，正如我后来所理解的那样，‘此时’与‘此地’。一模一样的太阳，一模一样的月亮，一模一样的透明星球……

总是一模一样的旅程……”

\* \*

“你那时为什么不和它们聊聊呢？

告诉你它们的故事，也向它们倾诉你的秘密。”

“我一直在奔跑，总是在离去。‘幸运的彗星啊，它们会说，给我们讲讲那梦境边缘的色彩吧。’

我没时间，我这样回答。我必须离去。

‘那我们会一直等你回来……’”

.....

那时我们正擦肩经过一处漆黑的洞穴。

“为什么这里不是色彩斑斓的呢？”我问它们。

“因为即便光芒从它身边掠过，也无法触碰它……”

“让我们去照亮它吧。让我们彻底消失在它的内部。毕竟，光芒总会掠过和消失。”

世界，在它的内部发生了变化。

我们三个，变成了一束在白色宇宙中旅行的黑色之

光。穿行在那些黑色的太阳与灰色的行星之间。

随后，一颗黑白相间的彗星朝我们过来……

“不幸的彗星啊，”它对我们说，“你究竟遭遇了什么……

那一颗可怕的星辰……”

“什么都别说了……它是我所知道的最善良的星辰。”

“为什么？”

“我没时间告诉你了，我必须离去。”

我看着它在我们的身后消失。

“你们两个是怎么相遇的呢？”我问道。

\* \*

我的幸运星开口了……

“……我们那时都被困在‘此时’与‘此地’之中，所以并不难。

……可为了那一颗彗星我等待了数千年。我们那小群伙伴里的所有星辰，都在等待着它。大家都有事情要问。然而每一次，它都没有时间回答。我们必须为了一个答案等待数千年。仅仅为了那一个答案。”

在穿过一个个色彩斑斓的洞穴时，我们变换了无数种颜色。直到走进那个白色的洞穴，我们才再次回到一

个色彩斑斓的世界……那是黑暗宇宙中的一束白光，伴随着水晶般的行星和镜面般的月亮。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之多聚拢在一起的蔚蓝星球。它们白蓝交织，在它们梦境的边缘，有黄色的太阳……

……那是水做的行星，交织着纸做的月亮……

“……那时，你究竟问了它什么呢？”我对我的幸运星说。

“我什么也没有问。我有太多想要问的以至于我根本没有时间去问任何一件事……

‘光芒是不回头的’ 我只是对它说了这句话。

‘光芒，永远只是掠过，随后消失……’

‘带我一起走吧……’ ”

我转头看向我那颗幸运的彗星。

“……我有太多的话想要诉说，以至于我没有给出任何回答”，它对我说。

“我只是在想，光芒的确是永远不会回头的。光芒不会被囚禁在‘此时’与‘此地’……”

“然后，我向它转过身。”

“……那是一次奇怪的触碰……”

……

我记得，我们那时正穿行在那些蔚蓝的星球之间。我们的光芒，拥有了宇宙中所有洞穴的色彩。一束五彩斑斓的光芒游弋在蔚蓝的星球之间……

梦境的边缘是那么美。

“可怜的闪光啊，” 那些蔚蓝的星球对我说，“是多么猛烈的爆炸将你裹挟到了这里……你的光芒，此刻正伴随着你一同掠过和消逝。”

“我们听闻，是两颗可怕的星辰造成的……”

“它们不可怕……” 我回答道。“它们是我所知道的最善良的星辰……”

“为什么？”

“我没时间告诉你了……

我必须离去……”

“…… ……”

12月30日

它们不过是两张面具。两张没有脸的面具……

它们原本可以是两个恋人、两朵花儿，或是不知何处的边缘的两颗星辰。可它们只是恰好在那个剧场里，拥有了一个不同的角色。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两张最经典的戏剧面具，在那座小剧场里，坐落在一条我已经记不起的街道尽头。

它们躺在一张旧桌子上，就在那个存放舞台置景与戏剧服装的房间角落。两张具有代表性的皮革面具。在所有面具该被裁切的地方被裁切；它们被制造出来，只为了遮住面容——你知道，面容，一直是最重要的……

“快点——快点！”那个没有面孔的人喊着，抓起了两张中的一张。“开始排练的时间到了。”

排练就要开始了。另一个没有面孔的人急匆匆地将自己隐藏在第二张面具之后。

它们已经准备就绪。

“三、二、一，开始……”

\* \*

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面具。

如此逼真。每一张存在的面孔都会对它们心生艳羡。如肌肤般色泽的润滑皮革。那紧致、年轻的皮革。

它们又是如此传神；皮革的切割出自一位真正的匠人之手。眼睛的形状、嘴唇的形状，皆完美地勾勒出了预期的神态。第一张，带着的笑意，在它后面隐藏着一个正翩翩起舞的世界；另一张面具，哀伤，在它的后面隐藏着一个皴裂的世界……

……

排练进展得十分顺利。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再过几天演出就要开始了。留给他们犯错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为了那场盛大的首演，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完美……

……为了那大幕升起的时刻。

……

……它们的眼睛是真正的艺术品！我看着它们，赞叹它们。它们的一切表情设计，都足以掩盖其后的双眼。那是些无足轻重的眼睛。谁会注意到它们背后的目光？谁又看得见它们，在这皮革狭窄的缝隙背后？

第一对狭窄的裂口，与那硕大的笑容、高挑的眉毛

和谐地融为一体。你会以为，那是两只在微笑裂口背后翩翩起舞的眼睛……

而另外两道裂口，则是无与伦比的杰作，雕琢出在因痛苦而紧锁的眉头下、两只正在流泪的眼睛。在那张几乎因悲伤而闭紧的嘴唇上方……

没错，排练进行得很好！它们注定会大获成功。况且这出戏很古老——经过了检验。

毫无疑问，它们一定会成功的。

\* \*

小剧场已经平静了好长一段时间。

它们又回到了原本的位置。在那张摆放在存放舞台置景与戏剧服装房间角落的小桌子上。

这无疑将是一场引人入胜的演出。一出重塑昔日风华的戏。单从那些舞台置景中你就能明白。古典建筑的浮华门面。但是还有服饰、器物，每一件都能将你拉回到过去。

毫无疑问，人们与评论家都会兴奋。对于这座伫立在街道尽头的小剧场而言，这会是一场伟大演出。

然而，至此，它们依然在排练……

“三、二、一，来吧……”

\* \*

排练每天都在进行着，通常在上午。只有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两张面具——两张经典的戏剧面具——才会出现在舞台之上。这一天里剩下的时间，它们则被遗忘在那间堆放演出道具的房间里。那间挨着化妆室的小房间……

在那张旧木桌上……

……

“别担心”，悲伤的面具跟另一个说。

“别担心，时间会过得很快，你将会看到……排练将结束，首映将会上演，演出将变得越来越弱直到消失，然后他们将会再次放过我们……”

“有一天一切都会结束。耐心点……”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快乐面具悲伤地回答。

“每天同样的对话。每一次排练。每一场表演。我被迫去交谈！我再也不能忍受快乐的谈话了……”

没有什么将结束……因为没有什么结束这么多年。为什么下一场演出必须不同？每一场演出不是有一个快乐的面具吗？每一场演出……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挺住”，悲伤的面具重复说，“我感觉到你。”

“你认为我喜欢他们让我今天再次说的话？”

无聊难过的对话……直到今天，我的所有表演，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知道我宁愿他们让我唱歌和微笑。我不能再忍受那些坏情绪的对话。”

“但是，不幸地，我不能想象皮肤换了形状”，它补充——在悲伤的裂口后面嘴的位置微笑着。

“……这是怎么去保持的办法：在糟糕的情绪下，永远蒙尘。

只对哭泣的角色合适。”

“我告诉你，太糟糕了……”

“……糟糕”它又一次说，而且有勇气去笑。

它只是一个面具，有着悲伤的嘴和眼睛部位的裂口。一个正在笑的面具，在一个有着快乐的脸的面具旁边……

“我好奇你在哪儿发现这样的愉悦！”快乐的面具说。

“三、二、一，开始……”

\* \*

……今天所有人都神经紧绷。

他们忘词，在不该出错的时刻做出错误的动作……我不知道是谁的错……也许是因为首映就要到了。又或许今天注定是倒霉的一天。总之，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

每一幕戏都被反反复复地重排，可每一次的尝试却只是变得愈发糟糕。

最终，排练为了傍晚而打断了，而两张面具又被丢回到了那张小木桌上……

……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两者都保持着安静。

它们静静地凝视着那些服饰与舞台置景……它们很幸运！他们在最初排练时试了它们一次，接着就被他们留在了这间小房间里。他们曾说过，要等到最后的总彩排才会再次把它们拿出来……

可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要在每一次排练时，都把它们带着到处走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尺寸？

“对于今天，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最终，那张悲伤面孔的面具开口问道。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知道我再也无法忍受那些可笑的台词了。乏味的笑话、愚蠢的歌曲，还有那个傻瓜情人的独白……而且到了下午，我们甚至还要把这一切

重新经历一遍……

难道他们就不明白吗？我本是一张严肃的快乐面孔的面具，可他们却要我扮演一个傻瓜……”

那张悲伤面孔的面具在它那条倾斜的嘴裂口下方笑了。

“别太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它说。

“去扮演好那张快乐面具的角色吧。仅是在舞台上……难道这很过分吗？”

“我告诉你，我再也无法去伪装了……

我已经彻底累了。每次一模一样的事情……”

“冷静一点，我懂你。然而，这就是我们的职业，千万别忘了……

我们不知道还能去做些什么了……”

\* \*

晚上的排练要比早上那场好得太多了。

一切似乎都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仿佛从未消失过。对白如行云流水般展开，没有出现任何混乱与脱节，悲剧场景带来的紧绷感在欢笑场面的和谐调剂下顺利地悄然消散，那种意义和逃离之间的平衡——始终紧扣着故事的核心——被演绎得足够好。

观众们一定会开心的。

所有人都会开心的……

……

“我再也不行了，”那张快乐面具说道，“哪怕我们至少能互相交换一下角色也好啊……”

“听起来确实不错，”那张带着裂纹的面具微笑着说，“可你想想……这不可能发生……”

“为什么？”

“……因为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又算是什么演员呢？”

它回答道，随后爆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狂笑，那笑声持续了一会儿，舞台置景与服饰也一起跟着笑了起来……

“我想知道，你在哪里找到这份快乐的……”

\* \*

不，从现在起，排练已经容不得任何失误了！再过几天，大幕就将升起，演出就将在一座小巧的满是人的剧场开始。

而那些人的得看到完全符合他们一直预期的表演。不能低于他们的一直以来的预期……

“糟透了，糟透了！”后面传来了那个声音。

“再多给一点情感……你此时正在承受痛苦。你很痛苦！”

“再试一次。”

究竟是表达自我的无能为力？还是被他人理解的无能为力？无论如何，这一幕看起来都有些滑稽……

“糟透了，糟透了！”再次吼道。

“去好好想一想你脸上戴着的那张面具！那是一张被痛苦折磨得变形的面具……去触碰它……去感知它……面具是灵魂的镜子！

你灵魂的镜子！你的灵魂现在正处于痛苦之中……你的灵魂正在因痛苦而变形……

让我们重新再来……”

情况确实好多了。角色的呈现终于更加接近后面那个声音想要的模样。

然而，依然缺少了点什么！某种说不清的感觉。到现在，他们本该把这个角色理解得更透……诡异！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从明天开始，事情应该做出改变。一天两场排练，而每一场排练，都必须像首演之夜前的最后一次总彩排那般。每一个细节都应该完美……

在首演的舞台上，不能有任何失误。

\* \*

“怎么了？”那张快乐的面具问道，“自从我遇见你的那天起，这还是第一次，我感觉到你的悲伤……”

“我在想……”第二张面具回答。

“在想什么？”

“在想今天后面那个声音对我们说的话……你难道一点也没有去想它吗？”

“我唯一在想的，就是我已经厌倦了伪装。仅此而已。”

“可是，你难道没有听到后面那个声音吗？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觉得那声音如此温暖……它说，面具是灵魂的镜子。我们必须去触碰它……去感受它……”

“没什么好感受的。事情很简单……我们不过是两张面孔互不匹配的面具。”

“……然而，面具依然是灵魂的镜子……”那张开裂的面具继续说道，“……而我，是一张被痛苦折磨得变形的面具……”

“我看得一清二楚……”

\* \*

从今天起，一切确实都变了。小剧场里的一切都不再如初。似乎两位主角的两张面具不再足够了……

于是，今天他们全都换上了戏服。他们周围的家具勾勒出过去的似水流年，而在舞蹈的场景中，古典建筑的立面填满了整个布景。

的确，从现在开始，每一次排练都将如同大开演前的最后一场总彩排。

每一个细节应该完美无瑕。

.....

“不，不，还是不行！”最后面的座位爆发出一声大吼。

“这首歌是快乐、充满活力、热情的歌……你的声音必须透着快乐。而不仅仅是听起来快乐……

……想想你的衣服；它们是一个滑稽的人穿的衣服……

……想想你的面具；一个内心深处真正感悟到自己所表达之物的人的面具……一个快乐的人的面具！

让我们再来一次！”

有了明显的转变。毫无疑问是一种进步。

然而，演员对角色的演绎显然还是低水平……他能

看出来。可就连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停！”他大喊道。

“停下来，好好想想你们是什么人……演员！你们这辈子到现在已经演过那么多角色了……记住它们！你们是同样的演员，换了不同的角色而已……你们能做到。没有什么能难倒你们！”

这对你们来说不算什么。这不过是另一个角色罢了……

……你是一副快乐的面具，明白吗？让我的声音触动你……让你的形象引导你……你是一副快乐的面具……”

“三、二、一，来吧！”

.....

“他今天的声音听起来很焦虑，不是吗？”悲伤面孔的面具说道。

“我注意到了，”快乐面孔的面具回答并笑了一下。

“不过那听起来更像是一种绝望的声音。首演之夜越来越近了，但事情还没达到他的预期。缺了点什么，我知道……我也感觉得到，缺了点什么……”

“盛大的首映礼快到了，可还是缺了点东西，”悲伤面孔的面具附和道。

“然而事情很简单，最后面座位上的那个声音没说错。面具是灵魂的镜子……这也仅仅是另一个角色罢了……我们首先是演员……我们除了是演员，什么也不是！而作为演员，我们能驾驭任何角色。”

悲伤面孔的面具的声音里，或许带着一丝哀伤……

“我倒想知道，以前那些快乐都跑哪儿去了！”

快乐面孔的面具突如来地说道，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一时间连周围的布景和服装似乎也受到感染，随之一起大笑起来……

这是一副快乐面孔的面具，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地纵声狂笑。

“三、二、一”，排练又开始了……

\* \*

……换作是其他情况，这或许真会是一场最完美的排练！

扎实的对白配合得天衣无缝。动作行云流水。场景切换精准无误。情绪张力的演绎令人瞩目。角色与戏份的肌理铺展得很流畅。

没错，我会说，这是一场配得上剧本的排练。

然而，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场排练。再过不久，大幕就会在一座坐满了人的剧场里升起。这可是倒数第二场排练！

所以，场景的切换应该变得更加完美，对白应该以最流畅的方式脱口而出，情感和角色也该以极致的精湛技巧与自然感展现出来。

“不，不，还是不行！”最后面座位上的那个声音大喊道。“不行！”

“你们自己看不出来吗？你们不明白吗？”

你们面前的座位很快就会坐满人！观众们正等待着看他们想看的東西。看他们必须看的東西。一点也不能少！

而你们应该把这些给他们！别忘了，你们只不过是演员而已……”

声音转向了那两副用皮革制成的古典戏剧面具。

“你们是主角”，它对站在面具后面那些没有脸的男人们说道。“这出戏的两位主角！”

“在那一刻，所有人的眼睛都会盯着你们！”

“你们是主角，而他们只是观众。  
他们想看你们犯错，这样就能嘲笑你们了……  
看你们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样他们就会为你们鼓掌！崇拜你们！”

“你们是在被评判！  
你们是在被评判，而他们永远是对的。  
他们是观众，必须看到他们特意来看的东西……

你们是演员，他们是观众！  
让你们的面具引导你们……”

“让我们再来一次……”

……

……寂静笼罩了这间放着布景、服装以及留在木桌上的两副古典皮革面具的小房间……这间挨着化妆间的小房间。

这寂静或许是理所应当的，如果你考虑到上一场排

练的失败。一场彻底的失败。一场比任何时候都更糟糕的排练。

“别担心！”快乐面孔的面具对另一副面具说道……

“……日子总会再次过去的，就像以前那样，你看着吧。明天早上的排练会结束。晚上的首映礼也会举行。演出会结束，然后他们就会再次让我们清静了……”

一切总有一天会结束的……耐心点！”

“我再也受不了了！”悲伤面孔的面具轻声说道。

“我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可主角们就是感受不到我。我是一副悲伤面孔的面具，难道他们不明白吗？”

一副眼睛和嘴巴都成了狭窄裂口的面具。一副背后只能隐藏着一个正在消亡的世界的面具……难道他们看不见吗？”

“挺住”，快乐面孔的面具说道。“我懂。”

“难道你不知道我懂吗？我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他们就是感受不到我……在他们的每一个字眼、每一个动作里，依然带着一丝哀伤。

……但我是一副眼睛和嘴巴都带着快乐裂口的面具，难道他们看不见吗？我是这么快乐的一副面具啊！”

“……可悲的是，观众却偏偏要来评判我们……”，它补充道，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

“为什么他们非要评判我们呢？”

\* \*

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就像过去的任何一天一样。

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这个小剧场的大日子。尽管它只是我不再记得的那条街道尽头的一座小剧场。

这是最后一场排练。到了晚上，首映礼就将拉开序幕。大幕将在坐满了人的剧场前升起……首映前的最后一场排练！第一场、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演出前的最后排练！

一切都应该无懈可击。一场完美的排练向来是最好的保证。灯光、布景、对白、歌曲、调度，一切都应该显得自然。

观众们正迫不及待地等着评判每一个细节，给予掌声或是沉默，给予崇拜或是嘲弄。一切都必须毫无差错。归根结底，他们是演员。人们应该得到享受。他们是演员，既然身为演员，他们相较别的东西都更渴望掌声。但他们必须去赢得它……

他们是演员，应该显得尽可能地自然。他们必须融

入角色！这不过是另一个角色罢了。他们应该让自己的面具引导他们。这并不难……

……小剧场里的演员与观众。

……

最后一场排练，很糟糕。

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或许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糟糕。演员们在忘词，动作显得刻意，快乐与悲伤也成了虚假的情感……

怎么可能一切都变得这么糟？他们可是演员啊！他们是资历深厚、经验丰富的演员！为什么会被困在又一个普通的小角色里？

不，他们是演员，正因如此，我猜，他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如何表达自己，如何移动，如何显露出情绪……

……

最后面座位上的那个声音奇特地包裹着他们，带着一种善良与严厉触动着他们。这是最后一场排练了！

那声音温柔地抚摸着他们，却同时又无情。

那声音真是古怪……

“不，不，还是不行！”它固执地大喊着。

“忘掉一切！

忘掉我直到今天为止对你们说过的一切……

全错了！一切都全错了！

演员们转过头，望向最后面座位上那个声音传来的方向。所有人都在沉默，面无表情。

所有人，除了那两副皮革制成的古典戏剧面具，它们依然凝固在快乐与痛苦的表情中。

“忘掉我直到今天为止对你们说过的一切”最后面座位的那个声音继续说道。“把它从你们身上剥离出去。”

“把你们直到今天演过的所有角色，都从身上剥离出去。忘掉它们！你们到目前为止演过的角色毫不重要……你们不是演员……你们什么也不是！”

面具和演员们在小剧场的舞台上僵住了，望着最后面座位上的那个声音的方向。

“你们不是演员！”它对他们喊道。“你们什么也不是！”

“在你们周围，没有观众存在，我也不存在，没有布景，没有灯光存在……什么都不存在，只有你们自己！”

“……今晚，当大幕升起时，不会有观众和演员。什么都不会存在，只有你们自己站在舞台的中央……”

……

“……而今晚唯一观看着这出戏的，将是你们自己。

今晚，你们将成为观众！你们将成为一出没有演员的戏剧里的观众！

……而观众必须看到他们恰恰想看的东西！……观众总是知道自己想看什么……

是的，

今晚，演员将是多余的……”

\* \*

盛大首映的时刻现已到来。他们已经站好了恰当的位置……

不一会儿大幕就将拉开，然而你却能感受到周围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平静……小剧场里肯定已经坐满了人。人们已经准备好去看他们预期要看的東西。人们已经准备好为他们的预期而欢笑和哭泣……一点也不会少！

但他们不再担心了。这出戏很古老——经过了时间的检验……面具是真正的艺术品……布景是上世纪的建筑，服装和那个时代的器物，一切都将为—场伟大的演出而服务！万事俱备，在无休止的排练之后，大幕即将升起……

天鹅绒的织物一会儿就将缓缓拉开……

不，他们不再担心了！小剧场里的人们将会看到他们恰恰预期看到的東西！一点也不会少于他们的预期……而到了最后，他们一定会使出浑身力气来鼓掌！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掌声！

这掌声对于这个小剧场来说或许意想不到……这掌

声对于一出古老的戏剧来说意想不到——尽管它有着两副永恒的面具——有着古典的布景，以及重现了一个时代的服装……

这是一出没有演员的戏，它的观众将真正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

他们一直以来想看的東西……

不，他们不再担心了！在无数次徒劳的排练之后，大幕终将升起……

而观众将会看到他们一直想看的東西……

……一个真相。

1月1日、2日

这或许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觉得如此有必要去感谢某种东西。去感谢仅仅的五页手写纸，它们慷慨地赋予了我那些我从未期待找到的东西。

五页手写纸，在仅仅一个夜晚里，改变了我的一生。

它肯定一直是镇上最大的书店。

如此之多的书汇集在一个地方。散布在木质的展示台上。排在无尽的架子上。架子高耸直到天花板。

书柜排成行，一个接着一个。还有人。如此多的人。在那家书店里，有任何年龄和类型的人。在这个镇上最大的书店。

但是，在那儿，一行中的最后的一个书柜，在所有架子中最高的那个，上面有一本孤独的书。

如此孤独，以至于它不在乎书店里的人群——那是三教九流的大杂烩。如此孤独，它不在乎一个无关紧要的书店里的无尽的架子和展示台。一个如此无关紧要的书店。

这本书有自己的故事……

.....

.....某个早上，它在一台奇怪的印刷厂的机器旁边醒来。它跟许多其他一模一样的书捆扎在一起。它们一定跟它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不记得任何细节了。它立刻又睡过去了。

那本书——我记得——出生时很疲惫。

第二次它醒来，是因为被一只手握得很紧。如此美丽的唤醒。但是好景不长。手张开了，这本书被放到了它的位置。那也许是书商的手。

那个位置甚至是今天它躺着的地方。正是同一个位置。在所有书柜的最后一个，在最顶端的架子上，右边的某处.....

.....

长时间，很长时间，它等待着被人看见。有人会过来找它。它盼望着这个正在走过来的女士是为它而来。

把它拿下来，看着它，带走它，去她的家，去一个更小的，一个更漂亮的，一个更友好的书柜，满是漂亮彩色的书。

以便它能够也找到一个能称之为家的地方。这，一本孤独的书。

其他一模一样的书到底去了哪儿？到了另一个架子上？也许在展示台上？

在它旁边，没有其他书像它一样。这本小小的漂亮的小书，被很多厚书如百科全书挤在中间，在镇上的第一家——又怎样呢？——书店的最后一个书柜的最后一个架子上。一个悲剧。

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

然而，随着日子的流逝，没有手来触碰它——哪一个？这一个！一本书需要一个触碰，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家书店的任何一个架子上的任何一本书。一本书如此的孤独。

随着日子的流逝，没有手来触碰它。没有其他的书跟它说话。它们——又一桩不走运的事——都用背对着它！哪些？那些又高又粗野的书，那些厚如百科全书的书！

所以，高高在上，在世界上最后一个书柜的最后一个架子上，有一本曾经恨过每个人每件事的书.....

它恨过所有放着色彩缤纷的书的展示台。它恨过买那些书的人们，它恨过那些书本身。它恨过收银员和售货员。恨过既矮又秃头的店主，架子和黑色的书柜。它周围的书、天花板和白色的大灯.....

它恨过它自己。它甚至还恨过自己的作者。

哪一个？这一个！一本书曾经唯一想要的，就是一个触碰。只是一个简单的触碰。一本书曾经唯一想要的，就是爱！

高高在上，在镇上的最后一家书店的最后一个书柜的最后一个架子上，有一本书曾恨过这个世界。

\* \*

时光缓慢又痛苦地流逝。它的封面正在失去色彩，书页几乎都被时间和仇恨变成黄色了。

那又如何？不管怎样没有人会再来买它。没有人会注意它。一本不高兴的书。一本某个书店某个书柜最后一个架子上的孤独的书。一本书是关于……

关于什么？

它从来不知道！它从来也不知道！它至今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它从来没有想过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它从来不知道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因为它从来没有学过怎么……识字！

这是一本不识字的书！

一个喜剧。

.....

从那个时刻起，它开始好奇。它会是什么？它会是某个真正美丽的东西吗？

不！人们购买美丽的东西。它一定有些什么不足。

一本书，甚至不值得看一眼、打开、翻几页、带回家、放进一个小小的漂亮的书柜，里面有着彩色、金色封面的书。

它也许是本平庸的书！某个学术论文，也许跟脱发的原因有关。

也许不是！否则这个又矮又秃的店主就会翻阅它了！

某本枯燥的数学书？

但是数学家会找像这样的书，探索它们！

它能是什么？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它怎么会为了被人带走而等待了这么久？它能请求谁去查明呢？谁？谁？谁？

它是一本孤独的书，在最后一个书柜的最顶端的架子上，右边的某处。一本书——也许是这个镇上最大的书店，整个书店中唯一一本——不识字

的书。

它的书页上印着字，美丽的字，很艺术，对它来说毫无意义。

绝对毫无意义。

你看，字，从不说话，除了对那些知道怎么去读它们的人。

字是如此、如此的骄傲！

\* \*

它只要知道它的标题。没有其他什么。只是它的标题！这样，至少它能理解，它是一本枯燥的关于脱发原因的书。或者，至少，一本书是写给数学收藏者的。任何什么都行！

什么也没有。一个悲剧。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帮它。它是一本书，一本书孤单着，在书店的边缘，在世界的边缘，在书的海洋的边缘，没有意义。

一本书顶端的字没有意义。

再一次，它是一本不开心的书。

它不再恨其他的任何书，既不恨展示台，也不恨来和走时没有任何停留的人们，既不恨营业员，

也不恨天花板，或者大白灯。它不恨任何人和任何事。

但是它仍是一本空虚的书。也许比以前更空虚。

它是一本如此孤独的、被禁锢在镇上的一个书柜某处的书。在这个星球上的一个镇的某处。那又怎样呢？

它不再在乎任何事。甚至不在乎它只能从自己这本小书的书脊来看世界。那又怎样？它自己也能像它旁边的那本书一样。即使挨着它的那本书像百科全书那样又大又难看。

任何事都不再有意义。它是一本没有内容的书！

也许如同其他的书一样，它确实写了同样的事。也许它不是凑巧被他们放在那个架子上的。也许这就是他们应该放它的地方。跟如百科全书一样厚的书放在一起。

这儿！在最后一个架子上！在最后一个书柜的最顶端的架子上，右边的某处，在镇上的第一家——那又怎样？——书店。

也许这儿正是它的地方！

那又怎样？不是有这么这么多吗？

\* \*

如果书页是白色的，它就会漂亮得多了，不是吗？

那样它就会知道它真是一本没有内容的书。在世界上的所有书店的所有书柜里的所有架子上，唯一一本没有内容的书。

但是没有书是没有内容的！没有任何地方你能找到没有内容的书！在世界上所有你能找到的书店！

为什么？

为什么它必须出生？为什么？为什么？

它希望能有人回答它。它希望它的作者在那儿。

.....

有人真正写了它吗？

如果它只是一本次品书？一本书错误地出生，从那台机器里，那一天，它记得的最初的一天？如果它只是一个错误？一本没有意义的书？那么？

那么它将只是一个错误！那又怎样？它被发现在

这儿，一本书孤独地在世界边缘，难道它不是一个错误吗？

它不是一个错误吗？

如果它是某人按照计划写的一本书又怎么样呢？带着很多想法并按照一个计划？对……也许……可能……很可能是的。

但是如果它不喜欢这个怎么办呢？如果它的内容——难以置信的精心研究的内容——不是它喜欢的？

如果它的内容吸引它的作者，但没吸引它自己呢？那怎么办？

那甚至更糟！那不是个错误！我将被永远注定！一本被准确设计去吸引这个作者的书！为什么？

为什么他没有问我？难道不是我在为一切付出？  
**我。我！** 我，被永远藏在一个架子上，在某个书店的某处。

**我，孤单的我！**

.....

它是一本在叫喊的书。

它在独自尖叫，令人难以置信的孤单，没有顾客，没有店主，没有售货员，没有作者，直到世界的边缘曾经想象的。

一本正在哭的书，在流泪！浸湿了自己的书页。

因为它们不再重要……

\* \*

因为它们从来就不曾重要。不管是它们，还是大字标题……

对这本书来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因为它是一本没有内容的书，一本书的内心是任何事或者什么都不是。

它是一本在宇宙边缘孤单的书。它的内心不可思议地拥有一个宇宙。

这本书不需要一个标题。  
因为没有书需要一个标题！

这本书不需要一个作者。  
因为没有书需要一个作者！

这本书什么都不想要！它不想要售货员和展示架，书柜和架子，它没有价值，也没有价格。

这本书——如任何一本书——如果它想要一个标题  
它自己会起一个！如果它想要一个内容，它会自己写！  
它将是一本儿童书。  
一本带着色彩和旋律的书……

.....

人们离开了，又矮又秃的店主关了灯，锁上了沉重的大铁门。

但是那儿，在黑暗和寂静里，在这么多的书当中，一本小书孤独地迷失在这个世界上的书柜的最后一个架子上，独自对着其他的书咆哮！

它让它们擦掉封面上的标题。擦掉封底的文字。简单地触碰彼此。

一本疯狂的书，你会认为它是被夜晚的湿气浸湿的，在对着其他的书颤抖地叫喊。  
它在颤抖地叫喊，但是没人在听……

……它们也许不愿意打乱顺序！

然而它们没有人可问！  
它们只是一些在世界边缘的书，不需要作者和售货员，顾客和主人。

他们是那些需要它们，但是从未问起过它们的人。  
他们宣判它们去一些架子上，在世界的书柜里堆起来。

他们从未问起过它们。  
然而却由它们付出代价——这些书孤单地在宇宙

边缘……

……

它也是一本从未被问起过的书。它在独自叫喊，在世界的那个边缘尖叫。

一本滑稽的书！一本没有名字和内容的书，对其他的书叫喊，让它们靠近它，直到眼泪融到了它空白的书页上……

也它是一本曾经爱过其他书的书。

在世界边缘的一个书柜里的一个如此小的架子上，一本如此渺小的小书的内心能立即适应，这很奇怪……

如此幸福！

(于12月16日晚—17日)



白色荒谬地在它里面禁锢了

……所有的颜色……

